



笠翁文集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

下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笠翁文集

(第七卷)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(下)

温京华 田 军 点校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笠翁文集/ (清) 李渔著. -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1997. 10

ISBN 7-80091-994-3

I. 笠… II. 李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清代
IV. I214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6481 号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63017788-225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印张 92 字数 2300 千字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 册

ISBN 7-80091-994-3/I·152

定 价: 590.00 元 (全七卷)

目 录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四

-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赉 黄真人发牒荐亡…………… (1)
第六十七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…………… (8)
第六十八回 应伯爵戏衔玉臂 玳安儿密访蜂媒…………… (29)
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调林太太 丽春院惊走王三官 …… (46)
第七十回 老太监引酌朝房 二提刑枢府庭参…………… (63)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五

- 第七十一回 李瓶儿何家托梦 朱太尉引奏朝仪…………… (74)
第七十二回 潘金莲挹打如意儿 王三官义拜西门庆 …… (85)
第七十三回 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西门庆新试白绫带 …… (103)
第七十四回 潘金莲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谈经…………… (115)
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为护短金莲泼醋…………… (125)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六

- 第七十六回 春梅娇撒西门庆 画童哭躲温葵轩…………… (150)
第七十七回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带水战情郎 …… (173)
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鸳鸯再战 如意儿茎露独尝…………… (188)
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贪欲丧命 吴月娘失偶生儿…………… (211)
第八十回 潘金莲售色赴东床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…………… (233)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七

- 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 汤来保欺主背恩…………… (243)
第八十二回 陈敬济弄一得双 潘金莲热心冷面…………… (252)
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谐佳会…………… (261)

第八十四回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… (269)

第八十五回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…… (276)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八

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陈敬济 金莲解渴王潮儿 …… (285)

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贪财忘祸 武都头杀嫂祭兄 …… (298)

第八十八回 陈敬济感旧祭金莲 庞大姐埋尸托张胜 … (308)

第八十九回 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… (319)

第九十回 来旺盗拐孙雪娥 雪娥受辱守备府 …… (329)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九

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… (339)

第九十二回 陈敬济被陷严州府 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… (351)

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义恤贫儿 金道士变淫少弟 …… (365)

第九十四回 大酒楼刘二撒泼 酒家店雪娥为娼 …… (375)

第九十五回 玳安儿窃玉成婚 吴典恩负心被辱 …… (387)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二十

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游旧家池馆 杨光彦作当面豺狼 … (399)

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续鸾胶 真夫妇明谐花烛 …… (410)

第九十八回 陈敬济临清逢旧识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… (421)

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窃听陈敬济 …… (433)

第一百回 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 …… (443)

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四

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贖 黃真人发牒荐亡

胸中千种愁，挂在斜阳树。绿叶阴阴自得春，草
满莺啼处。 不见凌波步，空想如簧语。门外重重
叠叠山，遮不断愁来路。 (《卜算子》)

话说西门庆陪吴大舅、应伯爵等饮酒中间，因问韩道国：“客伙中摆船几时起身？咱好收拾打包。”韩道国道：“昨日有人来会，也只在二十四日开船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过了二十念经，打包便了。”伯爵问道：“这遭起身，那两位去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三个人都去。明年先打发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货来。他与来保还往松江下五处置买些布货来卖。家中段货绸绵，都还有哩。”伯爵道：“哥主张极妙。常言道：‘要的般般有，才是买卖。’”说毕，已有起更时分，吴大舅起身说：“姐夫连日辛苦，俺每酒已勾了，告回。你可歇息歇息。”西门庆不肯，还留住，令小优儿奉酒唱曲，每人吃三钟，才放出门。西门庆赏小优四人六钱银子。再三不敢接，说：“宋爷出票叫小的每来官身，如何敢受老爷重赏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虽然官差，此是我赏你，怕怎的！”四人方磕头领去。西门庆便归后边歇去了。

〔眉批〕西门庆只以生意为本，不尽改换门闾，大是高处，恐今人有不及者矣。

次日早起，往衙门中去。早有吴道官差了一个徒弟、两名铺排来大厅上铺设坛场，铺设的齐齐整整。西门庆来家看见，打发徒弟、铺排斋食，吃了回去。随即令温秀才写帖儿，请乔大户、吴大舅、吴二舅、花大舅、沈姨夫、孟三舅、应伯爵、谢希大、常峙节、吴舜臣，许多亲眷并堂客，明日念经，家中厨役落作，治办斋供，不题。

次日五更，道众皆来，进入经坛内，明烛焚香，打动响乐，讽诵诸经，铺排大门首挂起长幡，悬吊榜文，两边黄纸门对一联，大书：

东极垂慈，仙识乘晨而超登紫府；
南丹赦罪，净魄受炼而径上朱陵。

大厅经坛，悬挂斋题二十字，大书：“青玄救苦，颁符告简，五七转经，水火炼度，荐扬斋坛。”即日，黄真人穿大红，坐牙轿，系金带，左右围随，仪从喧喝，日高方到。吴道官率众接至坛所，行毕礼。然后西门庆着素衣经巾，拜见，递茶毕。洞案旁边，安设经筵法席，大红销金桌围，妆花椅褥，二道童侍立左右。发文书之时，西门庆备金段一匹。登坛之时，换了九阳雷巾，大红金云白百鹤法氅。先是表白宣毕斋意，斋官沐手上香，然后黄真人焚香，净坛，飞符召将，关发一应文书符命，启奏三天，告盟十地。三献礼毕，打动音乐，化财行香。西门庆与陈敬济执手炉跟随，排军喝路，前后四把销金伞，三对纓络挑搭。行香回来，安请监斋毕。又动音乐，往李瓶儿灵前摄召引魂，朝参玉陛，旁设几筵，闻经悟道。到了午朝，高功冠裳，步罡踏斗，拜进朱表，遣差神将，飞下罗酆。原来黄真人年约三旬，仪表非常，妆束起来，午朝拜表，俨然就是个活神仙。但见：

星冠攒玉叶，鹤氅缕金霞。神清似长江皓月，貌古如太华乔松。踏罡朱履进丹霞，步虚琅函浮瑞气。长髯广颊，修行到无漏之天；皓齿明眸，佩篆掌五雷之令。三更步月鸾声远，万里乘云鹤背高。就是都仙太史临凡世，广惠真人降下方。

拜了表文，吴道官当坛颂生天宝篆、神虎玉札。行毕午香，卷棚内摆斋，黄真人前大桌面定胜，吴道官等稍加差小，其餘散众俱平头桌席。黄真人、吴道官皆衬段尺头，四对披花，四匹丝绸，散众各布一匹。桌面俱令人抬送庙中，散众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，不必细说。吃毕午斋，都往花园内游玩散食去了。一面收下家火，从新摆上斋馔，请吴大舅等众亲朋伙计来吃。

正吃之间，忽报：“东京翟爷那里差人下书。”西门庆即出厅上，请来人进来。只见是府前承差干办，青衣窄袴，万字头巾，干黄靴，全副弓箭，向前施礼。西门庆答礼相还。那人向身边取出书来递上，又是一封折贖仪银十两。问来人上姓，那人道：“小人姓王名玉，蒙翟爷差遣，送此书来。不知老爹这边有丧事，安老爹书到才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安老爹书几时到的？”那人说：“十月才到京。因催皇木一年已满，升都水司郎中。如今又奉敕修理河道，直到工完回京。”西门庆问了一遍，即令来保厢房中管待斋饭，分付明日来讨回书。那人问：“韩老爹在那里住？宅内稍信在此，小的见了，还要赶往东平府下书去。”西门庆即唤出韩道国来见那人，陪吃斋饭毕，同往家中去了。西门庆拆看书中之意，于是乘着欢喜，将书拿到卷棚内教温秀才看，说：“你照此修一封回书答他，就稍寄十方绉纱汗巾，十方绉汗巾，十副拣金挑牙，十个乌金酒杯，作回奉之礼。他明日就来取回书。”温秀才接过书来观看，其书曰：

寓京都眷生翟谦顿首，书奉

即擢大锦堂西门四泉亲家大人门下：自从京邸话别之后，未得从容相叙，心甚歉然。其领教之意，生已于家老爷前悉陈之矣。迩者安凤山书到，方知老亲家有鼓盆之叹，但恨不能一吊为帐，奈何奈何！伏望以礼节哀可也。外具贽仪，少表微忱，希筦纳。又，久仰贵任荣修德政，举民有五袴之歌，境内有三留之誉，今岁考绩，必有甄升。昨日神运都功，两次工上，生已对老爷说了，安上亲家名字，工完题奏，必有恩典，亲家必有掌刑之喜。夏大人年终类本，必转京堂，指挥列衔矣。谨此预报，伏惟高照不宣。

附云：此书可自省览，不可使闻之于渠。谨密，谨密。

又云：杨老爷前月二十九日卒于狱。

冬上浣具

〔眉批〕一喜便泄，方知安石镇物之难。

温秀才看毕，才待袖，早被应伯爵取过来，观看了一遍，还付与温秀才收了，说道：“老先生把回书千万加意做好些，翟公府中人才极多，休要教他笑话。”温秀才道：“貂不足，狗尾续。学生匪才，焉能在班门中弄大斧，不过乎塞责而已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温老先他自有个主意，你这狗才晓的什么！”

须臾，吃罢午斋，西门庆分付来兴儿打发斋馔，送各亲眷街邻。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、吴银儿、郑爱月儿、韩钏儿、洪四儿、齐香儿六家香仪人情礼去。每家回答一匹大布，一两银子，后晌就叫李铭、吴惠、郑奉三个小优儿来伺候。良久，道众升坛，发擂，上朝拜忏，观灯，解坛，送圣，天色渐晚。及比设了醮，就有起更天气。门外花大舅被西门庆留下，不去了。

乔大户、沈姨夫、孟二舅告辞回家。止有吴大舅、二舅、应伯爵、谢希大、温秀才、常峙节，并众伙计在此，晚夕观看水火炼度。就在大厅棚内搭高座，扎彩桥，安设水池火沼，放摆斛食。李瓶儿灵位另有几筵帷幕，供献齐整，旁边一首魂幡，一首红幡，一首黄幡，上书“制魔保举”、“受炼南宫”。先是道众音乐两边列坐，持节捧盂剑，四个道童侍立两边。黄真人头戴黄金降魔冠，身披绛绡云霞衣，登高座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宣偈云：

太乙慈尊降驾来，夜壑幽关次第开。

童子双双前引导，死魂受炼步云阶。

宣偈毕，又薰沐焚香，念曰：“伏以玄皇阐教，广开度于冥途。正一垂科，俾炼形而升举。恩沾幽爽，泽被饥嘘。谨运真香，志诚上请东极大慈仁者，太乙救苦天尊，十方救苦诸真人圣众，仗此真香，来临法会。切以人处尘凡，日萦俗务。不知有死，惟欲贪生。鲜能种于善根，多随入于恶趣。昏迷弗省，恣欲贪嗔。将谓自己常存，岂信无常易到。一朝倾逝，万事皆空。业障缠身，冥司受苦。今奉道伏为亡过室人李氏灵魂，一弃尘缘，久沦长夜。若非荐拔于愆辜，必致难逃于苦报。恭惟天尊，秉好生之仁，救寻声之苦。洒甘露而普滋群类，放瑞光而遍烛昏衢。命三官宽考较之条，诏十殿阁推研之笔。开囚释禁，宥过解冤。各随符使，尽出幽关。咸令登火池之沼，悉荡涤黄华之形。凡得更生，俱归道岸。兹焚灵宝，炼形真符。谨当宣奏。

太微回黄旗，无英命灵幡。

摄召长夜府，开度受生魂。

道众先将魂幡安于水池内，焚结灵符，换红幡。次于火沼内焚郁仪符，换黄幡。高功念：“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。水火交炼，

乃成真形。”炼度毕，请神主冠帔，步金桥，朝参玉陛，皈依三宝，朝玉清，众举《五供养》。举毕，高功曰：“既受三皈，当宣九戒。”九戒毕。道众举音乐，宣念符命并《十类孤魂》。炼度已毕，黄真人下高座，道众音乐送至门外，化财焚烧箱库。回来，斋功圆满，道众都换了冠服，铺排收卷道像。西门庆又早大厅上画烛齐明，酒筵罗列。三个小优弹唱，众亲友都在堂前。西门庆先与黄真人把盏，左右捧着一匹天青云鹤金段，一匹色段，十两白银，叩首下拜道：“亡室今日赖我师经功救拔，得遂超生，均感不浅，微礼聊表寸心。”黄真人道：“小道谬忝冠裳，滥膺玄教，有何德以达人天？皆赖大人一诚感格，而尊夫人已驾景朝元矣！此礼若受，实为赧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此礼甚薄，有褻真人，伏乞笑纳。”黄真人方令小童收了。西门庆递了真人酒，又与吴道官把盏，乃一匹金段，五两白银，又是十两经资。吴道官只受经资，馀者不肯受，说：“小道素蒙厚爱，自慙劳，诵经追拔夫人往生仙界，以尽其心。受此经资，尚为不可，又岂敢当此盛礼乎！”西门庆道：“师父差矣。真人掌坛，其一应文简法事，皆乃师父费心，此礼当与师父酬劳，何为不可！”吴道官不得已，方领下，再三致谢。西门庆与众道递酒已毕，然后吴大舅、应伯爵等上来，与西门庆散福递酒。吴大舅把盏，伯爵执壶，谢希大捧菜，一齐跪下。伯爵道：“嫂子今日做此好事，幸请得真人在此，又是吴师父费心，嫂子自得好处。此虽赖真人追荐之力，实是哥的虔心，嫂子的造化。”于是满斟一杯送与西门庆。西门庆道：“多蒙列位连日劳神，言谢不尽。”〔旁批〕谢得妙。说毕，一饮而尽。伯爵又斟一盏，说：“哥吃个双杯，不要吃单杯。”谢希大慌忙递一箸菜来吃了。西门庆回敬众人毕，安席坐下。小优弹唱起来，厨役上割道。当夜在席前猜拳行令，品竹弹丝，直吃到二更时分，西门庆已带半酣，众人方作辞起身

而去。西门庆进来，赏小优儿三钱银子，往后边去了。正是：

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。

〔眉批〕真人举动宣念，仍是众道之举动宣念，别无玄妙。想玄妙处不可以语言求也。

第六十七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

朔风天，琼瑶地。冻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砌。山隐
彤云云接水，衰草无情，想在彤云内。黯香魂，追
苦意。夜夜除非，好梦留人睡。残月高楼休独倚。酒
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 (《苏幕遮》)

话说西门庆归后边，辛苦的人，直睡至次日日高还未起来。有来兴儿进来，说：“搭彩匠外边伺候，请问拆棚。”西门庆骂了来兴儿几句，说：“拆棚教他拆就是了，只顾问怎的？”搭彩匠一面卸下席绳松条，送到对门房子里堆放，不题。玉箫进房说：“天气好不阴的重。”西门庆令他向暖炕上取衣裳穿，要起来。月娘便说：“你昨日辛苦了一夜，天阴，大睡回儿也好，慌的老早扒起来做什么！就是今日不往衙门里去也罢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不往衙门里去，只怕翟亲家那人来讨书。”月娘道：“既是恁说，你起去。我叫丫鬟熬下粥等你吃。”西门庆也不梳头洗面，披着绒衣，戴着毡巾，径走到花园里书房中。

〔眉批〕无一毫要紧，却妙。

原来自从书童去了，西门庆就委王经管花园书房。春鸿便收拾大厅前书房。冬月间，西门庆只在藏春阁书房中坐。那里烧下地炉暖炕，地平上又放着黄铜火盆，放下油单绢暖帘来。明间内摆着夹枝桃，各色菊花，清清瘦竹，翠翠幽兰，里面笔砚

瓶梅，琴书潇洒。西门庆进来，王经连忙向流金小篆炷薰龙涎。西门庆使王经：“你去叫来安儿请你应二爹去。”王经出来，分付来安儿请去了。只见平安走来对王经说：“小周儿在外边伺候。”王经走入书房，对西门庆说了。西门庆叫进小周儿来，磕了头，说道：“你来得好，且与我篦篦头，捏捏身上。”因说：“你怎一向不来？”小周儿道：“小的见六娘没了，忙，没曾来。”西门庆于是坐在一张醉翁椅上，打开头发，教他整理梳篦。只见来安儿请的应伯爵来了，头戴毡帽，身穿绿绒袄子，脚穿一双旧皂靴，棕套，掀帘子进来，唱喏。西门庆正篦头，说道：“不消声喏，请坐。”伯爵拉过一张椅子来，就着火盆坐下。西门庆道：“你今日如何这般打扮？”伯爵道：“你不知，外边飘雪花儿哩，好不寒冷。昨日家去，鸡也叫了。今日白扒不起来，不是大官儿去叫，我还睡哩。哥，你好汉，还起的早。若是我成不的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早是你看着，我怎得个心闲！自从发送他出去了，又乱着接黄太尉，念经，直到如今。今日房下说：‘你辛苦了，大睡回回去。’我又记挂着翟亲家人来讨回书，又看着拆棚，二十四日又要打发韩伙计和小价起身，丧事费劳了人家。亲朋罢了，士大夫官员，你不上门谢谢孝，礼也过不去。”伯爵道：“正是，我愁着哥谢孝这一节。少不的只摘拨谢几家要紧的，胡乱也罢了。其余相厚的，若会见，告过就是了。谁不知你府上事多，彼此心照罢。”

〔眉批〕此等好汉，决不长久。

正说着，只见画童儿拿着两盏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。伯爵取过一盏，拿在手内，见白激激鹅脂一般酥油飘浮在盏内，说道：“好东西，滚热！”呷在口里，香甜美味，那消气力，几口就呵没了。西门庆直待篦了头，又教小周儿替他取耳，把奶子放在桌上，只顾不吃。伯爵道：“哥且吃些不是，可惜放冷了。

相你清晨吃恁一盏儿，倒也滋补身子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且不吃，你吃了，停会我吃粥罢。”那伯爵得不的一声，拿在手中又一吸而尽。西门庆取毕耳，又叫小周儿拿木滚子滚身上，行按摩导引之术。伯爵问道：“哥滚着身子，也通泰自在么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不瞒你说，相我晚夕身上常发酸起来，腰背疼痛，不着这般按捏，通了不得！”伯爵道：“你这胖大身子，日逐吃了这等厚味，岂无痰火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任后溪常说，老先生虽故身体魁伟，而虚之太极。送了我一罐儿百补延龄丹，说是林真人合与圣上吃的。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。我这两日心上乱，也还不曾吃。你每只说我身边人多，终日有此事，自从他死了，谁有什么心绪理论此事！”〔旁批〕到此事虽知己前，亦要说谎。

〔眉批〕同一物，羨者涎垂，而厌者欲呕，饥饱使然耶？抑贫富之口异耶？悠然可思。

正说着，只见韩道国进来，作揖坐下，说：“刚才各家都来会了，船已雇下，准在二十四日起身。”西门庆分付甘伙计，攒下帐目，兑了银子，明日打包。因问：“两边铺子里卖下多少银两？”韩道国说：“共凑六千馀两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兑二千两一包，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。那四千两，你与来保往松江贩布，过年赶头水船来。你每人先拿五两银子，家中收拾行李去。”韩道国道：“又一件，小人身从郅王府，要正身上直，不纳官钱如何处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怎的不纳官钱？相来保一般也是郅王差事，他每月只纳三钱银子。”韩道国道：“保官儿那个亏了太师老爷那边文书上注过去，便不敢缠扰。小人乃是祖役，还要勾当馀丁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写个揭帖，我央任后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说，把你名字注销，常远纳官钱罢。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。”韩伙计作揖谢了。伯爵道：“哥，你替他处了这件事，他就去也放心。”少顷，小周滚毕身，西门庆往后边梳头去了，

分付打发小周儿吃点心。

良久，西门庆出来，头戴白绒忠靖冠，身披绒氅，赏了小周三钱银子，又使王经：“请你温师父来。”不一时，温秀才峨冠博带而至。叙礼已毕，左右放桌儿拿粥来，伯爵与温秀才上坐，西门庆关席，韩道国打横。西门庆分付来安儿：“再取一盏粥，一双筷儿，请姐夫来吃粥。”不一时，陈敬济来到，头戴孝巾，身穿白绸道袍，与伯爵等作揖，打横坐下。须臾吃了粥，收下家伙去，韩道国起身去了。西门庆因问温秀才：“书写了不曾？”温秀才道：“学生已写稿在此，与老先生看过，方可誊真。”一面袖中取出，递与西门庆观看。其书曰：

寓清河眷生西门庆端肃书覆大硕德柱国云峰老亲丈大人先生台下：自从京邸邂逅，不觉违越光仪，倏忽半载。生不幸，闺人不禄，特蒙亲家远致贻仪，兼领诲教，足见为我之深且厚也。感刻无任，而终身不能忘矣。但恐一时官守责成，有所疏陋之处，企仰门墙，有负荐拔耳，又赖在老爷钧前，常为锦覆，则生始终蒙恩之处，皆亲家所赐也。今因便鸿，谨候起居，不胜驰恋，伏惟照亮，不宣。外具扬州绉纱汗巾十方，色绫汗巾十方，拣金挑牙二十付，乌金酒钟十个，少将远意，希笑纳。

西门庆看毕，即令陈敬济书房内取出人事来，同温秀才封了，将书誊写锦笺，弥封停当，印了图书。另外又封五两白银，与下书人王玉，不在话下。

一回，见雪下的大了，西门庆留下温秀才在书房中赏雪。揩抹桌儿，拿上案酒来。只见有人在暖帘外探头儿，西门庆问：“是谁？”王经说：“是郑春。”西门庆叫他进来，那郑春手内拿

着两个盒儿，举的高高的，跪在前面，上头又阁着个小描金方盒儿。西门庆问：“是什么？”郑春道：“小的姐姐月姐，知道昨日爹与六娘念经辛苦了，没什么，送这两盒儿茶食儿来与爹赏人。”揭开，一盒果馅顶皮酥，一盒酥油泡螺儿。郑春道：“此是月姐亲手拣的，知道爹好吃此物，敬来孝顺爹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昨日多谢你家送茶，今日你月姐费心又送这个来。”伯爵道：“好呀，拿过来，我正要尝尝！死了我一个女儿会拣泡螺儿，如今又是一个会拣了女儿。”先捏了一个放在口内，又拈了一个递与温秀才，说道：“老先儿你也尝尝，吃了牙老重生，抽胎换骨，眼见稀奇物，胜活十年人。”温秀才呷在口内，入口而化，说道：“此物出于西域，非人间可有。沃肺融心，实上方之佳味。”西门庆又问：“那小盒儿内是什么？”郑春悄悄跪在西门庆根前，递上盒儿，说：“此是月姐稍与爹的物事。”西门庆把盒子放在膝盖上揭开，才待观看，早被伯爵一手挝过去，打开是一方回纹锦，同心方胜桃红绫汗巾儿，里面裹着一包亲口磕的瓜仁儿。伯爵把汗巾儿掠与西门庆，将瓜仁两把嘴在口里都吃了。比及西门庆用手夺时，只剩下没多些儿，便骂道：“怪狗才，你害馋痲！留些儿与我见见儿，也是人心。”伯爵道：“我女儿送来，不孝顺我，再孝顺谁？我儿，你寻常吃的勾了。”〔旁批〕安顿得妙。西门庆道：“温先儿在此，我不好骂出来。你这狗才，忒不相模样！”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，分付王经：“把盒儿掇到后边去。”

〔眉批〕分明赞泡螺，却作戏弄温秀才语出之，小人油嘴，故自不易。

〔眉批〕伯爵虽太顽皮，然瓜仁入口亦只寻常，实不如抢去之有馥味。则谓顽皮也可，谓凑趣也可。

不一时，杯盘罗列，筛上酒来。才吃了一巡酒，玳安儿来